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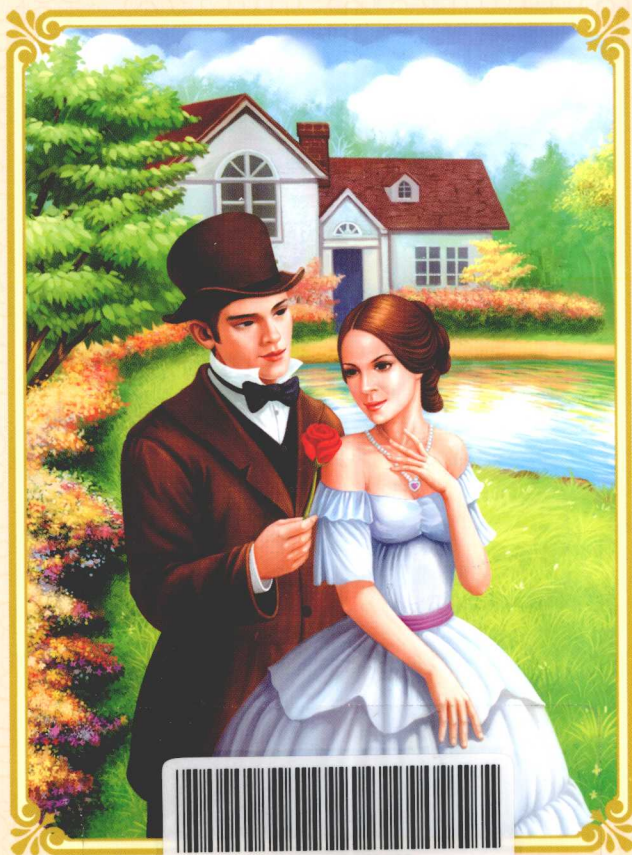
中国驰名商标

世纪金榜

读金榜名著 有更多收获
最受读者喜爱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奖

包法利夫人

(法) 福楼拜◎著 姬小白◎译 丛书主编 张 泉



NLIC2970868820



延边教育出版社

□主 编：张 泉
□ 著：(法)福楼拜
□ 译：姬小白
□责任编辑：刘芳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法利夫人 / (法)福楼拜(Flaubert,G.)著;姬
小白译. — 延吉: 延边教育出版社, 2012.12
(典藏一生: 我的世界文学名著 / 张泉主编)
ISBN 978-7-5524-0980-2

I. ①包… II. ①福… ②姬…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5405 号

客户服务: ☎ 400-030-1799 400-050-1799 400-060-1799 400-070-1799
质量反馈: ☎ 0531-87962621 服务投诉: ☎ 0531-87105018

典藏一生:我的世界文学名著 包法利夫人

封面设计: 世纪金榜工作室
出版发行: 延边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133000)
电 话: 0433-2913940 0531-87162661
传 真: 0433-2913964 0531-87162662
总 发 行: 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淄博德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4-0980-2
定 价: 24.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客服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爱情的不忠,品行的不端,永无止境的贪婪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毁灭了艾玛的一生。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5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3
第八章	39
第九章	46
第十章	53
第十一章	59
第十二章	65
第十三章	74





第十四章	78
第十五章	87
第十六章	99
第十七章	119
第十八章	129
第十九章	136
第二十章	146
第二十一章	157
第二十二章	165
第二十三章	171
第二十四章	177
第二十五章	188
第二十六章	197
第二十七章	217
第二十八章	234
第二十九章	247



爱情的不忠,品行的不端,永无止境的贪婪
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毁灭了艾玛的一生。

第一章



夏尔的父亲按照斯巴达人的方式培养儿子,而母亲却渴望孩子能功成名就。当夏尔正在卢昂中学刻苦读书时,他的母亲为何突然让他退学?夏尔逐渐变得懈怠,他厮混于酒吧和赌场之间,注定通不过会考的他将怎样面对准备为他庆贺的全家人呢?后来,夏尔开始工作,包法利大婶给他找了怎样一个令他苦不堪言的妻子呢?

自修课上,我们正在学习,校长忽然走了进来,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跟在他后面,同行的还有一个校工,又瘦又小,却端着一张大大的书桌。打盹的学生们都醒了过来,和大家一起起立,好像刚刚正在用功读书。

校长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对班主任小声说:

“罗杰先生,这个学生就交给你了,暂时念五年级。要是他的成绩和表现都好,就让他读更高的年级,他年龄可不小了。”

新来的在门后的角落里坐下,门开着的时候,没人能看见他。他来自乡下,十五岁光景,是全班个子最高的。他梳着齐额头的刘海,看起来愣愣的,很土但是很乖。他算不上虎背熊腰,但那件黑绿呢外套明显小了,袖口缝线的地方被崩开,看得到晒得通红的手腕,应该是经常挽起袖子干活造成的。也许是背带吊得太高了,浅黄色的长裤子显得短了一截,露出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的

学百科

法国中小学十年为一贯制,一年级是最高班,十年级是最低班。

助写作

新生在班级中的座位位置,表现出他在班级中无人看见、无人在乎的尴尬地位。

学百解

布道是基督教中由预言者或牧师进行的一种讲说,主要包括圣经、神学、宗教或道德方面的话题。

“看不出款式”

“看不出质地”,只“看出是便宜货”,可见帽子之低劣。将帽子比喻为受了委屈,有苦难言的脸,更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帽子的不堪入目,以此表现新生的窘困。

助写作

学百解

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主要象征标志,普遍使用于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组织。

钉鞋由于缺乏保养而灰突突的。

大家开始念书。他听得很专心,好像听牧师在布道,坐姿也十分拘谨,不敢跷二郎腿,也不敢把手拿上书桌。到了两点钟,打下课铃,还是罗杰先生提醒他和我们一起站队。

我们往常一进教室就把帽子甩在地上,因为拿在手里很碍事。一边跨过门槛,一边将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弄得尘土飞扬,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新来的可能没留意到我们的老规矩,也可能不敢如法炮制,课前祷告结束之后,他的帽子还好好地躺在膝盖上。这帽子像个四不像,看不出款式,也看不出质地,只能看出是便宜货,丑得莫名其妙,好像一张受了莫大委屈、有苦难言的脸。帽子是椭圆形的,由铁丝做成的骨架支撑着,帽口镶着三道滚边,上面由菱形的丝绒和兔毛拼接而成,再往上是一条红线,红线上面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用多边的硬壳纸做的,还绣着复杂的图案,细长的饰带上坠着一个金线编成的小十字架。

这是顶新帽子,帽檐闪闪发光。

“起立。”班主任说。

结果他一站起来帽子就掉了,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他躬身去捡,一个同学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再度捡起来。

“别担心,你的皇冠摔不坏。”班主任打趣说。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可怜的新生却更加慌乱了,不知道帽子到底放在哪儿才合适,最后他还是坐下,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起立,”班主任重申,“告诉我你的名字。”

新生含糊不清地嘟囔出一个名字。

“再说一次!”

新生还是说得稀里糊涂,全班笑得前仰后合。

“大点声!”班主任喊起来,“大点声!”

于是新生一横心,张大嘴巴,用呼救的语调竭尽全力地喊道:
“下坡乏力!”

这一喊不要紧,全班笑声冲天,各种怪叫不绝于耳,有人跺着脚笑,有人学着新生的语气:“下坡乏力!下坡乏力!”,好一会儿这场喧闹才慢慢平息,但就像一串爆竹刚燃尽,谁知道什么时候还会迸发出一两声压制不住的笑声。班主任只好把罚写作业当做雨点,来浇熄这些蠢蠢欲动的爆竹,教室里又恢复了平静;班主任又让新生翻来覆去拼写了好几遍,才弄明白他的名字叫夏尔·包法利,然后罚他坐到讲台前面去。他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你找什么?”班主任问。

“找我的……”新生眼神躲闪着,嗫嚅着说。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班主任这一嗓子犹如海神平息风浪一样,制止了一轮刚要抬头的起哄。

“都别闹!”班主任生气地擦擦汗,接着说,“你,新生,把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抄上二十遍。”

然后,他语气稍微缓和了点,说:

“没人会抢你的帽子,一会儿就找到了!”

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自习。新生规规矩矩地罚坐,尽管时不时有人使坏,用笔尖甩他一脸墨水,他仍然纹丝不动,眼皮也不抬一下。

到了晚自习时间,他戴上套袖,把文具仔细摆好,开始一丝不苟地用直尺在本子上画线。他相当刻苦,每个词都查字典,从不抱怨。也许就是凭着这股用功的劲儿,他才能留在高年级;因为他即使勉强懂得文法规则,但是用词造句并不高明,语法也马马虎虎。若不是年纪太大,他的父母会为了省钱,让他跟村子里的神甫学拉丁文。

他的父亲叫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曾是个助理军医,

海神波塞冬是古希腊神话和古罗马神话传说中一位很重要的神,是宙斯之兄,在提坦之战后成为了伟大而威严的海神,掌管环绕大陆的所有水域。

拉丁语的动词需要根据人称、数、时态、语气等发生变位,是拉丁语中较复杂的语法范畴。一般来说,拉丁语动词分作四大变位法,每个动词有四个词干。

释义

指信口开河，胡编乱造。

助写作

以“结成联邦”“没有界限”写包法利先生脸上丰满的络腮胡子，幽默生动。

字百解

到规定日期才能领取商品或货币的票据，一经发出，出票人就负有绝对付款的义务，若到期不支付，收款人有权诉诸法庭。

因为卷入了一项征兵案而被迫退役，但是他仪表堂堂，被衣帽店老板的女儿垂青，六万法郎的陪嫁也进了腰包。他相貌英俊，满嘴跑火车，走起路来靴子上的马刺就叮叮当当地响，唇上和腮上的胡子结成联邦，彼此没有界限。他总是衣着华丽，佩戴着饰品，这让他看起来高不可攀，但他就像个推销员一样平易近人。刚结婚的前几年，他就花妻子娘家的钱，衣食无忧，抽烟、看戏、喝咖啡，样样不落。后来岳父去世，只留下了薄薄的家底，他大失所望，打算开家纺织厂，却连这点儿也赔了进去，只好回乡下碰碰运气。但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玩乐，不懂经营，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不是会赚钱的料。

于是他以每年两百法郎的价格租了栋宅子，就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他萎靡不振，郁郁寡欢，才四十五岁就足不出户，打算与世隔绝。

他妻子爱他就像着了魔一样，他说一她绝不说二。谁知她越迁就他，他反而越看不上她。她原本很温柔，又坦诚又专一，后来年纪大了，就像变了味的酒一样，也变得脾气古怪了，又唠叨又神经质。她为他受了多少委屈啊！当年他到处沾花惹草，乡下的放荡女子也能入他的眼，夜里醉成一滩烂泥，从各种风月场所被送回家来，她都没有一句怨言。长此以往，她终于心灰意冷，态度也麻木了许多，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平日里她还不得为生计奔忙。在外面她得和律师、法官打交道，记往期票到期的日子，好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她又得缝补洗烫，监督工人，开发工钱。而她的丈夫是个甩手掌柜，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就像全世界都欠他的一样，稍微清醒点的时候就靠着火炉抽烟，说些忘恩负义的话刺激她，要么就是向炉灰里吐痰。

她生了个儿子，当王子一样宠着，但当父亲的却让他光脚丫子满地跑，还要他冬天睡凉被窝，大口灌酒，大声说粗话。父亲认为

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粗枝大叶可以活得更好。但小家伙天性驯良,父亲的心思全白费了。母亲总把儿子随身带着,教他认字,给他讲故事,甚至弹起早买的旧钢琴教他唱歌,她寂寞惯了,对生活的所有热情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她盼着他功成名就,成长为一名建筑师或大官。但包法利先生向来重财轻文,对妻子做的一切不以为然。本来他们也没有余钱供他上学,或者为他盘一家店面,再或者,买个一官半职。

于是这孩子村里吊儿郎当,跟着庄稼汉用土块打乌鸦,摘野果,秋收时翻晒谷子,在树林里游逛;下雨天他就跑去教堂,在门廊下玩跳房子,或者央求管事的让他敲钟,因为这样可以把身子挂在粗绳上,随着绳子来回荡秋千。

因此,他长得肌肉结实,黝黑而健美,像一棵硬木树。

十二岁时,他的母亲才为他争取到学习的权利,第一任老师就是教堂的神甫。不过这不能算正规的上课,神甫常常只能在洗礼和葬礼的间隙给他匆忙讲一会儿,或者在晚上睡觉前,边讲边打瞌睡。再就是神甫在路上遇见调皮捣蛋的夏尔,趁机训他几句,让他在树下背会儿书,但一有个刮风下雨或者熟人路过,这功课就被打断了。尽管如此,神甫对他的学生一直很满意,夸他孺子可教。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在包法利太太的坚持下——也可能是包法利先生懒得管了,第二年十月底,夏尔总算进了卢昂中学,还是他父亲亲自送来的,不过那是因为正值圣·罗曼节期间,他父亲来凑热闹。

很多年过去,他的事没人记得了,大家只知道他是个老好人,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习,一切都循规蹈矩。他的代理家长在手套街开一家五金批发店,每月接他出校一次,还要在星期天关店门之后,让他去码头看看来往船只,天稍晚些就把他送回学校吃晚餐。每星期四晚上他都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信,要不就是读书

助写作

硬木树指那些年轮细密、木质很硬的树,将夏尔比喻为挺拔的硬木树,足见其身体强健。

字百科

神甫通常是一个教堂的负责人,主持弥撒、婚礼、洗礼、葬礼等,为垂危者祷告、告解,驱魔也是其职责。

要不就是学习,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和校工聊天,因为他们都来自乡下。

他的成绩在班里算中下等,还受到过表扬。但是,三年级刚念完,他家里就勒令他退学去学医,说是相信他会有一番作为。

他母亲托熟人给他找了间房子,就在罗伯克河岸一家洗染店的四楼。她给他置办了全套的生活用具,让他吃住不愁,甚至还从家里运来了一张樱桃木的旧床。安排好一切后,她还陪他住了一个星期,才千叮咛万嘱咐地回乡下去了。

他一看课程表,头都大了: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闻所未闻,更别说卫生学和药材学了。单单把这些词记住就够难的,更别提要掌握这里面的奥秘了。他就像站在知识殿堂的围墙外,明知道里面装的都是神圣的科学,却找不到进去的大门。他很认真听讲,怎么都像鸭子听雷,一点儿不懂,笔记做了一大堆,也从不逃课,可是每天上课就像驴子拉磨,勤勤恳恳却不知道磨的是什么。

为了不让他多花钱,他母亲每星期托邮车带给他一大块叉烧牛肉,他上午在医院实习回来,冷得直跳脚,可以吃牛肉补充热量,再有力气迎战下午的学业。晚餐由房东提供,没什么油水,他吃完后就回房用功,直到汗水浸透衣服,被火炉烤得滋滋冒气。

夏天的时光相对好过,天气闷热,除了女佣人在门口踢毽子,大多数人都闭门不出。黄昏时分,他打开窗子,看着楼下的小桥流水,姹紫嫣红,仿佛置身水城威尼斯。头上是朗朗晴天,天上一轮红日西沉,这景色让他想到乡下。乡下的山毛榉下该多么荫凉,空气中充满了田野的芬芳气息。他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可是鼻腔里只充盈着热浪。他瘦了,更显得颀长,脸上又常带着一副幽怨的表情,脆弱得令人心生怜悯。

再有毅力的人,只要一松懈,就会渐渐地失去原则。一次偶然

助写作

“鸭子听雷”是听了也不懂的意思。夏尔听课如鸭子听雷,上课如驴子拉磨,其对课程的一窍不通一目了然。

字百科

骨牌是一种游戏用具,通常用于赌博,用木、骨或象牙制成。因为骨牌大多是用牛骨制成的,所以称为骨牌。

字百科

贝朗瑞是法国歌谣诗人,代表作品有《高卢人和法兰克人》《白帽微》《传教士》《人民的怀念》等。

鸡尾酒是一种量少而冰镇的酒。它是以朗姆酒、琴酒、龙舌兰、伏特加、威士忌等烈酒或是葡萄酒作为基酒,再配以果汁、蛋清、牛奶等其他辅助材料,加以搅拌或摇晃而成的一种饮料。做成后倒入杯中,常用柠檬片和薄荷叶作为装饰。

的机会,他没去医院实习,第二天又没有去上课。至此他尝到了偷懒的甜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迷上了小酒馆,还学会了玩骨牌。每天晚上他都在大理石的赌桌上挥洒青春,但他为自己找了个高贵的理由,觉得这是在追求难能可贵的自由。他初次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别样的趣味,一进酒馆的门,他就快乐得浑身颤抖,原本深埋在心底的各种欲望此时也纷纷抬头。他学会了和姑娘调情,贝朗瑞的歌曲张口就来,还能调鸡尾酒。

可想而知,这样怎能考得上医生。考试失败当天晚上,家里还等他回来报喜呢!他没脸进家门,在村口托人把母亲喊出来,老实说了考试结果。母亲没怪儿子不争气,只说考试有黑幕,才没让他通过,还说他父亲那儿她来交代,让他悬着的心落了地。

包法利先生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已经是五年后的事儿了。可是都成了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也没意义,何况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生了个蠢才。

于是夏尔把功课又学了一遍,这次还算用功,考过的题目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终于下一次医生考试他通过了,而且成绩不糟糕。这天在她母亲眼里比国庆日还值得庆祝,他们大宴宾客。

上哪去当医生呢?想来想去,选了托斯特。包法利太太早就盼着那儿唯一的老医生入土了,所以不等老头儿退休,就让夏尔去他对面住下,准备顶上。

拉扯大了儿子,让他当了医生,为他在托斯特开了医馆,包法利太太的心还没操完,她又给他娶了个老婆,好让他成家立室。媳妇四十五岁,是个丧偶的寡妇,收入颇丰,一年能赚一千二百法郎,前任夫君是迪埃普的一个事务员。

这位寡妇虽然瘦骨嶙峋,一脸克夫相,但也不是非嫁给包法利家不可。包法利大婶绞尽脑汁,才淘汰掉其他对手,让夏尔脱颖而出。据说甚至有个猪肉店老板,背后有好几位神甫撑腰,都被她略

施小计挤掉了。

夏尔心下算计得好，一结婚，自己就是一家之主，说了算不说，钱也随便花。谁知他老婆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他说话办事都要顺着她的意思，就连穿衣吃饭也得合她的心意。她把他管得死死的，拆看他的信件，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一旦有女病人来看病，她还要在隔壁监视。她早餐必喝巧克力，小孩子一样需要人哄着。她不是头疼，就是脑热，人离她近嫌吵，离她远又嫌被冷落。夜里夏尔回到家，她躺在床上，把瘦长的胳膊从被窝底下伸出来，勾着他的脖子，把他勾到床边，对他大吐苦水：他一定另有新欢，不要她了！又说算命的如何说，她的命怎样怎样苦，最后为了自己的健康，她向他要点儿适口良药，还要点儿柔情蜜意。

人生

近了嫌吵，远了嫌被冷落，如此不顾及他人感受，难以相处，怎会得到他人真正的感情？这样不关心他人，只考虑自己，又怎能得到他人的关心？



改学医学的夏尔，渐渐变得懈怠，混迹于酒吧和赌场之间，也学会了谈情说爱。学业自然也渐渐的荒废了。学习是一个长期而辛苦的过程，而学业的进步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平时贪图玩乐享受，到了关键时刻，指望临时抱佛脚，是行不通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要有高远的理想，并给自己树立目标，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下去，学业不见其增，但日有所长，离最后的成功也就越来越近了。

第二章



一天,深夜时分,贝尔托庄园的仆人来请包法利先生为庄园园主卢奥老爹接摔断的腿,由于伤势不重,经过包法利先生治疗的断腿很快就康复了。为什么卢奥老爹都康复了,包法利先生还频繁地出入贝尔托庄园?包法利的妻子艾洛伊丝为什么醋意横生?包法利老爹和包法利大婶又是因何与儿媳闹得不可开交呢?

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他们门口响起笃笃的马蹄声。女佣人娜塔西从阁楼的窗户问出来,那骑马的男人是来请医生的,他还随身带了一封信。娜塔西下楼打开锁,拉出门闩,冷得直哆嗦。来人赶紧进了门。他摘下灰绸毡帽,拿出一个旧布包,里面是一封信,他面色严肃地交给夏尔,夏尔拿到灯下看着,少奶奶则出于矜持,用后背对着来人。

信中说,请包法利医生火速赶到贝尔托庄园,有人摔断了腿。可是托斯特和贝尔托之间还隔着朗格镇和圣·维克托,不少于六古里的路程。夜深了,外面下着雨,漆黑一片,少奶奶担心丈夫,便让来人先骑马回去,再派来一个孩子路上接应夏尔。

·字百科·

法国计量单位,一古里约合四公里半,六古里大约为二十七公里。

差不多到了凌晨四点,夏尔该出发了。他裹紧大衣,睡眼惺忪,被窝里的热气还没从身上散去。于是他摇摇晃晃地骑上马,瞌睡着往前走。马走到一处垄沟,就自然停住了脚步,夏尔猛然惊醒,记起自己是要去接骨,便搜肠刮肚地回忆自己学过的医书。

助写作

吹立了羽毛，小鸟仿佛冻成了塑像，清晨的冷厉，寒风的清冷不言而喻。

助写作

如学会了分身术般变成了好几个自己，夸张又生动地表现出夏尔此刻的精神混乱，思路混淆。

背景知识

三王节是纪念三王礼拜耶稣的节日，时间是一月六日，那天家庭都要团聚，吃大蛋糕。

题词

此处指在水中游动。

这时天刚蒙蒙亮，雨也停了，凛冽的寒风把苹果树枯枝上小鸟的羽毛都吹立了起来，它们一动不动，好像冻成了塑像。田野空旷而荒凉，一眼望不到边，远处一簇簇的树木围绕着一座座田庄，仿佛一块块紫黑色的斑点。灰色的平原无限向前延伸，终于和灰暗的天空连成一片。夏尔时而清醒，时而恍惚，渐渐地觉得自己学会了分身术，变成了好几个，一个在这里，一个躺在家里的床上，一会儿身处课堂，一会儿又在手术室里，过去和现在的记忆全变得混淆不清；感官也出现奇妙的幻觉，药味和露水的清香味混合在一起，耳边仿佛听到床顶的铁环被拉动的声响，而他妻子正在身边酣睡……

走到汉瓦松镇的时候，路边草地里，一个小男孩正坐着等他。

“你是医生吗？”小孩问道。

得到夏尔肯定的回答后，孩子连鞋都顾不上穿，提在手里就在前头跑开了。

一路上，从带路的孩子口中得知，摔断腿的是卢奥先生，这一带最有钱的农场主。昨晚他和邻居一起过“三王节”，回来时出的事。他太太去世两年了，留下一位宝贝女儿，现在帮他打理家事。

贝尔托到了。小男孩从一个墙洞钻进去，然后又从一个院子里冒出来，为夏尔打开了大门。下过雨的草地很滑，马走得很吃力，夏尔时不时低头躲避一些树枝。看家护院的狗此时对着陌生人狂吠，马受惊了，闪到了一边。

田庄的主人应该很有钱，强壮的马匹在马厩里安静地吃草，房屋周围堆放着大批肥料，鸡群中间甚至有五六只孔雀踱来踱去，这在科州田庄可是稀罕物。羊圈的围墙很长，牲口一定很多，仓库盖得高高的，囤积的粮食也一定很丰富。车棚里停着两辆大板车，还有各种农具。院里的一切都收拾得整齐妥当，还均匀地种上了很多树木，池塘里，一群鹅欢快地游弋着。

一位穿蓝丝绒长袍的漂亮姑娘将包法利先生迎了进去，她很

年轻,袍子上镶了三道花边。他们来到厨房,炉火烧得正旺。伙计们正在准备早餐,大大小小的锅子罐子里全是沸腾的美味。墙上挂了几件湿漉漉的衣服,火铲、火钳、风箱吹风嘴都闪闪发亮,且造型大气,成套的厨具靠墙摆着,在炉火和曙光的映照下发出忽明忽暗的光辉。

夏尔走上楼来,见到了病人。他光着脑袋,正盖着厚被,躺在床上发汗。这人五十岁左右,又矮又胖,长得倒很白净,有些谢顶,一双眸子湛蓝湛蓝的,还戴着耳环。床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有一大瓶烧酒,他时不时拿起来喝一口,给自己提提神。看到医生来了,强打起的精神却消退了,刚才还有力气骂天骂地,此刻倒开始病怏怏地哼唧。

骨折情况比夏尔想得简单,没出现感染,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处理。夏尔觉得小菜一碟,便学着从前老师的样子,净说好话给病人宽心。外科医生的态度亲切些,病人也就配合些。夏尔到车棚里挑了一块木板,劈成几小块,再用玻璃抛光,好做夹板。女佣人把布撕成一条条的,当做绷带,刚才那位漂亮姑娘艾玛小姐也帮忙缝了几个小布垫子。她光找袖套就花了很久,病人等得心里冒火,嘴上骂了两句,但她没有当面顶撞。开始缝的时候,她一不留神刺破了手,也只是默默将手指放进嘴里,嘬了两下。

夏尔很惊讶地发现她的指甲竟然如象牙般整洁光亮,指尖修长,形状就像一颗杏仁。尽管如此,她称不上拥有一双美手,因为手上的肤色不够白,指节因为瘦而显得有点突出,使手的线条看起来不够柔和,手指也过长。她最美丽的地方是眼睛,虽然眸子不够黑,但在睫毛的衬托下也十分动人,她的眼神果敢犀利,仿佛直视进人的内心,落落大方,毫不扭捏。

包扎完毕后,卢奥先生就亲自邀请医生共同用餐。

夏尔又来到楼下,走进一个厅子。桌上早就摆好了两份刀叉

题词

指利用机械、化学或电化学的作用,使工件表面粗糙度降低,以获得光亮、平整表面的加工方法。

助写

指甲洁白如象牙,指尖状如杏仁,艾玛小姐指甲之美显而易见,更可见夏尔观察之细,对艾玛小姐印象之好。

字目

宙斯和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的女儿缪斯。文艺女神缪斯的数目不定,有三女神之说,也有九女神之说。

字目

玳瑁为海龟科动物,其角质板可制眼镜框或装饰品。

和几个银杯,桌子旁边还有一张大床,床上挂着印花的幔帐,幔帐上印着土耳其人的画像。窗户对面有一个大栎木橱子,隐隐散发着湿漉漉的香气。墙角竖着几袋面粉,因为谷仓已经装不下了。墙上的绿色油漆斑驳脱落,墙壁正中挂着一幅镀金框的装饰画,画的是文艺女神的头像,还用花体字特别写着:谨以此画献给亲爱的父亲。

他们从病情开始聊,又谈到天气,谈到寒冷的冬天,谈到狼群在夜间驰骋在田野上。艾玛小姐本来就不太喜欢待在乡下,何况现在田庄里的大事小情都由她一手操办。她一边吃饭,一边发抖,大概厅子里太冷了。这让她的厚嘴唇格外引人注目,尤其当她不说话,习惯性地咬嘴唇的时候。

白色翻领的衣服让她露出了脖子。她梳着中分,头发光可鉴人,就像两片遮盖住鬓角的乌云,又像层层波浪推进到耳朵尖,最后在脑后束成一个大髻。头发的分缝又细又直,沿着头部曲线直伸到发髻中去。这发型乡下医生连见都没见过。她的脸红扑扑的,像朵娇艳的玫瑰。她还模仿男人的样子,将一个玳瑁的单片眼镜挂在上衣的两颗纽扣中间。

夏尔吃完饭,告别了卢奥先生,又回到厅子里,艾玛小姐正站在窗前,额头抵在窗户上,看着园子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豆架。

“你忘了什么东西吗?”她转头问道。

“对不起,我的鞭子。”他答道。

他四处寻找,床上、门背后、椅子底下。艾玛小姐眼尖,发现鞭子掉在了小麦口袋和墙壁的空隙里。艾玛小姐弯腰去捡,夏尔出于殷勤和讨好的心理,也俯下身去伸出胳膊。一瞬间,夏尔感到自己的胸膛蹭到了艾玛小姐的后背,她立刻站起身来,满脸绯红,瞟了一眼夏尔,然后将鞭子递给他。

他原来约好三天后再来贝尔托复诊,但第二天就来了,并说定

以后一星期来两次,还不包括随时随地的探望。

卢奥老爹的伤一天天好起来了,按照自然规律本该如此,但他更愿意说成是夏尔的功劳。一个半月后,卢奥老爹开始练习走路时,他口中的包法利先生已经成了盖世神医。至于夏尔,倒是希望他再多病上几天,这样自己就可以继续满怀热忱地来贝尔托。这些天来,他早早起床,策马狂奔,到田庄前,就下马擦干净脚底泥,还要戴上黑手套。他喜欢这里的一切,尤其是卢奥老爹拉着他的手叫他救命恩人,还有艾玛小姐踩着小木头鞋嘎达嘎达的声音。

她每次都送他到台阶前,一直等到他的马牵来。互相道别之后,他们一言不发,周围的风吹乱了她颈窝新长出的碎发,也吹动了她身后打成结的围裙带,就像随风飘舞的小旗。有一天,冰雪初融,她撑着阳伞站在屋檐下。阳伞是闪亮的绸子做的,可以透过一些阳光,照亮了她白净的面庞。她微笑着站在伞下,屋顶上的雪水点点滴滴落在绷紧的伞面上。

夏尔刚去贝尔托的时候,少奶奶免不了要过问病人的情况,还特意拿出复式记账本里单独的一页,来记录卢奥先生的账目,直到她发现艾玛小姐的存在。少奶奶四处打听,听说这位小姐受过絮林修道院的教育,教养有口皆碑,那她一定是精通琴棋书画的大家闺秀了,那还了得!

“原来是因为这个,”她暗自思忖,“怪不得他去贝尔托的时候总是容光焕发,不管刮风下雨都要穿上新衣服。啊!这个该死的女人!”

嫉妒是她的本能。开始她还拐着弯儿的骂,但夏尔听不懂,让她更生气。后来她就故意找茬,夏尔为求清静,假装听不见。最后她只好明人不说暗话:“还去贝尔托干什么?卢奥先生不是早就好了吗?难道去催帐?啊!还是在那边有人了?有个会说话、会绣花的才女?就是的,你就想勾搭那城里的小姐!”夏尔无言以对,她

字百科

一种薄而软的丝织品。按照原料分有绵绸、双宫绸,采用柞蚕丝的鸭江绸等。

人生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像艾洛丽丝故意找茬一样,人生很多烦恼本不存在,都是自己想出来,找出来的。放松自己的心态,生活就会少很多烦恼。